

這我可不知道，雖然我的確偶爾會答對，跟莎拉比我可能厲害一點。就一個看護而言，她真的很優秀，但是說到常識，她的頭腦可就不太靈光了，交男友這方面也是。

我從視線邊緣看見她溫柔的親吻了丹。

看著他們，我突然感覺嘴巴好乾。

《冷知識百科》的那組參賽者出局了，一臉失望。

丹和莎拉的眼中只有對方。「要走了嗎？」丹對莎拉微笑。「寶貝，妳真是讓人驚豔。」

莎拉點頭，然後轉頭看我。她的眼睛發亮，雙頰泛著紅暈。「再見囉，潔美。明早見。」

「再見囉，潔美。」丹說，還對我眨眼。

## 2

「小寶貝，抱歉，讓妳久等了！」

媽媽匆忙跑進房間。聽到她溫暖輕柔的聲音，我覺得好安心。媽媽關掉電視，把我推進廚房餐桌邊屬於我的固定位置。

我聽見車子開進車道。爸爸載費恩去上游泳課回來了，還去接上完芭蕾舞課的奧莉薇。廚房瞬間變得熱鬧滾滾，一如往常，我也立刻將丹的事拋諸腦後。

我看著奧莉薇跟媽媽吹噓她跳舞跳得多好，同時展示起新舞步，媽媽則試圖要她在餐桌邊坐好。她九歲了，但是才來這裡一年。我們都是寄養在這裡的小孩。我兩歲時就來了，費恩也是，他現在快六歲了。我聽媽媽說過奧莉薇「不易安置」，或許我和費恩也是，不過奧莉薇的問題和我們的不一樣。費恩患有自閉症，對直線很執著。現在，他正忙著把他盤子裡的豆子排列整齊。奧莉薇則像陣旋風，有時候是龍捲風，而且很吵。費恩和我不講話的，所以自從奧莉薇來了之後，家裡的生活大大翻轉，簡直可以說是天翻地覆。

「坐下，奧莉薇！」爸爸用慣有的「堅定卻和藹」的口氣對奧莉薇說。她終於好好坐著了，至少這次沒鬧脾氣。

媽媽端了一盤牧羊人派及青豆給爸爸，然後開始餵我吃我那盤攪成泥的派。在我吃的同時，丹剛剛說的話又悄悄溜進我的腦海裡。我試著趕走那個聲音。

「如果我是妳，我會自我了斷。妳聽好，如果妳需要幫手，我可以……」真不敢相信我會對我說這種話，彷彿我的生命毫無價值！

奧莉薇狼吞虎嚥的吃掉了她的食物，好像從沒吃過東西似的。她瘦得像皮包骨，但食量卻很驚人。費恩沒動手吃，還在專注的排豆子，像是不排好就會要他的命似的。

「快吃，費恩，」爸爸好聲好氣的說：「可以吃掉它們了喔。」但是費恩顯然不認為他的豆子排得夠整齊。

媽媽溫柔的說：「可愛的費恩，要不要吃吃看那個派呢？」

我不認為費恩有在聽媽媽說話，倒認為他應該是已經很滿意豆子的排列了，不管是哪一個原因，他舀起一小匙派放進嘴裡。

媽媽也舀起一些派餵我吃。

「我稍早看到了寶拉。」媽媽跟爸爸說：「她氣色很不好，好可憐。」

爸爸問：「還是沒消息？」

媽媽搖搖頭。

「什麼消息？」奧莉薇問。

寶拉是同一條路上的鄰居，她十九歲的兒子萊恩上個月被人用刀刺死。沒人知道凶手是誰，大家議論紛紛，連廣播都報導了這件事。

爸爸趕緊換個話題。

「費恩現在很會游泳了喔，像條魚一樣。」爸爸跟媽媽說：「進步神速呢。」

「我也很會跳芭蕾舞啊！」奧莉薇說。她不想被忽略。

「妳的確跳得很好沒錯。」爸爸說。

「那學校功課？」媽媽問奧莉薇。

奧莉薇聳聳肩。

她從不想討論學校的事。對她來說，那就像個天大的祕密。

我沒有祕密。無論我做什麼別人全都知道。我今年十四歲，患有嚴重的腦性麻痺，四肢癱瘓，也就是說，我無法控制手腳，或任何肌肉，無法自己進食，上廁所需要別人幫忙，得靠別人抱我或幫我推輪椅才有辦法移動。我也無法說話。

我從出生以來就是這樣。不過，我的眼睛可以看、耳朵可以聽，有時候大家會忘記這件事；他們忽略了一點：我的大腦是有在運作的。所以他們有些時候會直接在我面前談論我，一副我不在場的樣子。好討厭。

有時候，他們還會把祕密告訴我。我想那是因為，一般人不太會單向談話，可是如果跟我在一起，為了打發時間，他們會自己一直說話，最後連私事都告訴

我；他們知道我沒辦法告訴任何人，所以說什麼都很安全。我還真是個完美的傾聽者啊！

莎拉就跟我說過她的祕密，她背著丹劈腿了，直到現在，她還會跟前男友理查約會，因為理查很貼心，所以她不忍心跟他分手。而這兩個男生都不知道對方的存在。

自從莎拉交了男朋友後，我一直很擔心，雖然聽她聊男友的八卦還滿開心的。她一直夢想舉辦一場童話般的婚禮，還上網讓我看她心目中的夢幻婚紗。我知道應該希望她幸福——我也的確這麼希望，只是，如果她結婚、離開這裡，我會超級想念她，她是我遇過最棒的看護了！

更重要的是，我不希望她嫁給任何配不上她的人。這當中，我最最不希望她嫁的人就是丹。

### 3

隔天早上，莎拉來上班時心情很好。不過我看得出來她宿醉很嚴重，還努力想隱藏，所以灌了大量咖啡。現在她在唱歌，唱的是我們最喜歡的樂團「炫光」的歌，顯然她昨天跟丹度過了愉快的一夜。

莎拉把我推出臥房，就在正要進廚房時，我聽到了信件掉落在地墊上的聲音。她停下來撿起一小疊信，放到廚房餐桌上。

「快看，有一封是給妳的耶，潔美。」她推我到我的專屬位子。我看到放在最上方的那封信，雖然收信人是爸爸和媽媽，卻也寫上了我的名字：潔美·蕭的父母／照護者。沒人會寄信給我啊，是什麼信呢？

媽媽拿起那疊信，一封封瀏覽，然後迅雷不及掩耳的把我的信挪到最底下，再把整疊信放到廚房流理臺上。莎拉好像沒注意到她的動作。

這下我更好奇了。為什麼媽媽不打開那封信呢？

吃完早餐後，莎拉去幫奧莉薇準備，爸爸則起床要去上班了。媽媽跟著他走到走廊上，親吻他、送他出門。他們的說話聲很模糊，但我聽得到媽媽說：「又寄來一封信。我還沒看，但是我想我們得告訴她。」

我豎起耳朵用力聽爸爸怎麼回答。「對呀，她是家人。潔美有權知道。」家人？他們在說什麼呢？真希望我能開口問。聽起來他們是準備要告訴我的樣子，我只能希望他們說到做到。

爸爸出門了。莎拉跟我一起待在廚房。她溫柔的幫我穿上外套，準備上學。我知道我的信還在原地，在流理臺的信件堆最底下。

奧莉薇哇哇叫，說她找不到讀本。

媽媽嘆一口氣，說：「妳最後是在哪裡看到它的呢，奧莉薇？」

奧莉薇聳聳肩，說：「不知。」

「找一下妳的房間，好嗎？」媽媽對她說。

奧莉薇緩步溜向樓梯。

「莎拉，妳可以跟她一起去嗎？我在這裡看不到。」

「好的。」莎拉說：「潔美，妳準備好囉。至少完成一件事了。」接著立刻跟上奧莉薇。

「費恩的水壺呢？」媽媽喃喃自語的說：「我確定昨天有拿出來洗啊。潔美，妳一定知道我放哪兒。」

就這麼剛好，我的確知道。我看到水壺從瀝水盤摔下，掉到垃圾桶後面了。

門鈴響了，媽媽把我推往大門。我們從來不會知道是接送我的小巴士先到，還是費恩的計程車先。這次是費恩的計程車先來接他去特殊學校上課。

媽媽嘆了口氣，拿出備用的綠色水壺放進費恩的書包。費恩又要不高興了，因為他每次都拿藍色那一個。媽媽幫費恩穿上外套，然後快快幫他梳好頭。費恩奮力扭動身體掙脫，衝出前門，他的計程車伴護——喬，也立刻跟上。

「找到讀本了。」莎拉從樓上走下來。

「奧莉薇，妳有沒有說謝謝啊？」媽媽說，雖然她心裡很清楚奧莉薇一定沒有說。

奧莉薇大聲抗議：「洛琳，又不是我弄丟的，為什麼每次都說我？又不是我的錯！」她跺著腳，這時門鈴又響了。我鬆了一口氣，這樣我就可以在她開始尖叫前先離開。

小巴士沿著馬路顛簸行駛，我滿腦袋只想著那封信。我試圖推敲爸爸和媽媽說的究竟是什麼。家人？媽媽有個阿姨，爸爸有個弟弟，但是他們住的地方離我們很遠，所以不常見到他們。爸媽講的是他們的家人嗎？還是……會是我的家人嗎？是我的親生母親？那個生了我卻又拋棄我的媽媽？會不會是她終於決定要來看我了？

我希望不是她。我不想見她，永遠都不想！她有可能只是想看看我，但就只

是愣愣的盯著我看。我希望爸爸媽媽叫她不要出現。

傍晚，爸爸一回到家，我就等著他們跟我說那件事，但是他們什麼也沒說。吃晚餐的時候，我也沒在廚房裡看到那封信。整疊信都不見了。他們改變主意了嗎？還是在等費恩和奧莉薇上床睡覺後才要告訴我？我其實不期待聽到我親生母親的事，但是這樣等待、邊等邊想著他們究竟要說什麼，感覺更糟。

在媽媽和莎拉帶費恩及奧莉薇上床時，爸爸忙著洗碗。雖然這段時間就跟平常沒兩樣，但是感覺有一世紀那麼久。最後終於輪到我要上床睡覺，而我正一個人看著電視時，媽媽和爸爸都進來了。媽媽關掉電視，爸爸則把我轉向沙發，然後坐下，表情嚴肅。他手上拿著那封信。

這下我就放心了，心裡卻同時湧上一股焦慮。

「潔美，我們得告訴妳一件事。」爸爸輕聲細語的說：「是件很重要的事。」我的心臟開始狂跳，忽然間，我不想聽了。我不知道！

「我們收到了一封信。」爸爸繼續說：「從社服部寄來的。」他停頓了一下，似乎不確定該怎麼說下去。

媽媽在爸爸旁邊坐下。「潔美，我知道這會讓妳很震驚，我會跟妳解釋為什麼之前都沒告訴妳……」

我在等你們說。

爸爸伸出手摸摸我的手。「潔美，妳有一個姊姊。」

什麼？

姊姊？

媽媽嘆了口氣，然後微微一笑。「她叫茱蒂。」

我試著理解這件事，這突來的驚嚇讓我喘不過氣來。是姊姊耶，我還以為是親生母親要見我。我有姊姊！多了一個姊姊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事。

媽媽說：「重點是，我們之前聽說，她對妳的事完全不知情。所以我們才認為，讓妳知道她的存在會影響妳的心情。但是後來她在某些文件中看到妳的名字，所以……潔美，抱歉。我們一直都不知道怎麼辦才好。」

他們一直都知道這件事！長久以來，爸爸和媽媽都知道我有個姊姊。我的心裡五味雜陳，一想到他們竟然沒告訴我，就讓我好氣。但是媽媽是對的，如果這個姊姊從來不知道我，我卻先知道她，我會很為難。現在的我仍然處於驚嚇狀態，但是心裡同時也充滿好奇。

姊姊，我的姊姊。我開始好奇她長什麼樣子、幾歲……

「茱蒂發現的是她的領養文件。」媽媽接著說：「妳和茱蒂被收容時分開了。妳們的親生母親無力照顧妳們，她自己有一大堆問題。她還很年輕，而且也

還單身。」

我偶爾會想像我的母親拋棄我的這件事，甚至想像過她的臉，想像她一臉驚恐的看著自己生下的小孩，無法接受我是這個樣子。但她不是只生一個小孩，而是兩個！我從沒想過會是這樣。她也沒辦法照顧我的姊姊。這也就是說，我的姊姊也有身心障礙問題囉？我不曉得要怎麼看待這件事，但是我知道這讓事情變得不一樣了；一切都不一樣了。

「茱蒂一直在問可不可以……跟妳連絡。」爸爸說。這問題讓我抽離了自己的胡思亂想。

我感到一股興奮心情湧上來，但興奮感很快就退卻了，因為我不禁要想，他們要怎麼告訴茱蒂我其實無法連絡她。

「她很堅持要跟妳連絡，可是我們不確定這樣好不好。」媽媽說：「妳也沒有辦法告訴我們妳是怎麼想的，所以我們很難知道……但是我們已經跟她說了妳的事，還說她可以寫信給妳。潔美，我希望妳也是這麼想，真的。」

我的姊姊！我還是很難相信我有姊姊。不知道他們告訴她多少關於我的事，一旦她發現我是這個樣子後，還會真心想認識我嗎？不過，我好興奮。我等不及想知道更多她的事。她會寫信給我呢！我的姊姊要寫信給我！

## 4

「我還是無法相信妳有個姊姊，而且竟然沒有人告訴過妳！」莎拉說。她挑了一本書要在床上念給我聽。「潔美，我什麼也不知道喔，妳爸爸媽媽從沒提起過她。」

我當然相信她。如果爸爸媽媽跟莎拉提過茱蒂的事，她一定會洩漏，她從沒對我隱瞞過這類事情。

莎拉說：「我和我姊姊凱特老是處不好，但是我無法想像，如果我長大過程中都不認識這個人會是怎樣。我敢說，妳一定等不及要收到茱蒂寫來的信吧！」

接下來幾天，莎拉一直不停提起茱蒂，感覺她跟我一樣興奮。不過，真希望我可以告訴她，這樣子讓我很緊張；萬一茱蒂沒寫信給我呢？

但是這也表示莎拉沒那麼常談到丹了，我幾乎可以開始假裝他這個人不存在。而且，今天莎拉完全沒說話。為了把我頑強的手臂塞進毛衣袖子，她專心得很呢。因為我最近都睡不好，肌肉痙攣程度比往常更嚴重了。沒辦法，只要想到姊姊的事，我就睡不著。

「就是今晚囉。」莎拉小聲對我說。我不知道她在說什麼，她該不會又要跟